

艾 青 著

黑 鰻



黑 鰻

艾 青 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順 條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283) 字數: 30 千

開本 $31'' \times 43'' \frac{1}{32}$ 印張 $2 - \frac{1}{4}$ 插頁 2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數 0001—9000

定價 (6) 0.23 元

劉 峴 作 封 面 木 刻

內 容 說 明

這部長詩，採用了民間傳說的形式，通過一對青年漁民的戀愛故事，表現了古代人民對於壓迫階級的反抗和鬥爭，以及對於自由幸福的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原詩發表在一九五五年四月號的“人民文學”上，這次印成單行本，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

—

在很多很多年前
茫茫的大海之邊
太陽最先照到的地方
住着一個打魚的青年

這個青年名字叫陳全
一生下來就死了母親
到十二歲又死了父親
留下的只有一隻破船

他每天在海邊撈魚蝦
到市場上換一些米糠
沒有事就坐在屋簷下
兩眼呆呆地看着海洋

隔壁住着一個老人
給他講航海的故事
有時唱唱古老的歌曲
有時教他吹吹笛子

後來連這老人也死了
青年陳全就更加苦惱
剩下的只有那根笛子
和一把雪亮的竹葉刀

就在一個晚上
天上沒有星光
陳全跳上小船
從此開始流淚

他到過幾個小島
個個都是荒山
他一點也不灰心
笛子作他的伙伴

他記得老人告訴他
在這個大海的東方
好像水上的翡翠島
有綠島飄浮在海上

那是一個仙島
處處都是寶藏
棵棵樹像珊瑚
晚上發出異光

他相信老人的話
天天向天邊瞭望
想尋找那片樂土
採集島上的寶藏

船離陸地越來越遠
海上突然起了風浪
布帆也被海風撕爛
帶的乾糧都已吃光

他既不能再向前走

也不能回到陸地上
他的力氣已經用盡
再也沒有辦法可想

二

忽然一個震動
他從夢裏驚醒
小船碰到礁石
正在慢慢下沉

他馬上跳上了岸
面前是一座大山
沿着沙灘向前走
想到山裏去看看

轉了一個彎又一個彎
山坳裏有一片樹林
在密密的樹林的裏面
有一個小小的漁村

村子的背面是山崗

山崗上照着陽光
村子的前面是空地
空地上晒着魚網

他朝着那個村子走
遠遠聽見狗的叫聲
一個少女坐在村口
正在低頭搓着麻繩

少女的背上披着黑髮
模樣長得實在好看
就是那件破爛的衣服
也不能掩蓋她的身段

他走到少女的身邊
少女突然抬起了頭
那兩隻烏黑的大眼睛
含着說不盡的憂愁

他叫一聲“姑娘”
問她“這是什麼地方”

又問“可有什麼吃的”

他說“我實在餓得慌”

少女向他瞟了一眼

知道他正在落難

衣服破爛像個乞丐

濃眉大眼是個好漢

少女叫他等一等

背轉了身走進小屋

過一陣她笑着出來

給他一個烤過的番薯

那青年只顧吃番薯

站在那兒一聲不響

那少女裝着搓麻繩

兩眼不住地把他打量

她問他“你是哪兒人”

又問“怎麼會到這裏”

她向四面望了一望

說“這可不是個好地方……”

“這兒叫做黑浪山
無風也有三尺浪
山上住着老漁王
賽過山下的風浪……”

漁王有兩隻大捕船
比這個房子還要大
他是這山上的霸主
連地上的草也屬他

他像海裏的大鯊魚
打魚的人個個怕他
一不高興就是打罵
動不動要拿出刀叉

你來了也別想再走
想走也不會放你走
你正是年輕的時候
找飯吃用不着發愁

你朝這條路向南走
在那風浪最高的地方
有一排高高的石牆
裏面就住着那個漁王……”

小屋裏出來一個婦人
朝少女喊一聲“黑鯪”
少女一聽見回頭就走
腳步快得像水鳥一般

三

陳全沿着海灘向南走
一直走到拐彎的地方
風浪好像一羣野獸
狂叫着想撲到岸上

這兒正是一個小海灣
沿着山脚有一堵圍牆
好像一把弓攔在海邊
一座石門在弓的中央

當他走到石門的前面
忽然有一隻狗跳出來
要不是鐵鍊把牠拴住
陳全簡直來不及閃開

在高高的台階上面
躬背坐着一個老人
他的鬚髮像一叢亂麻
臉上的皺紋又密又深

他好像荒山上的禿鷹
不停地轉動着眼睛
想一下伸出牠的利爪
來撕碎幼小的生命

左邊牆上掛着刀叉
右邊牆上掛着弓箭
椅子上是鞣過的鹿皮
廊簷下是風乾的水禽

他看着年輕人走上台階
一動不動好像沒有看見
陳全一直走到他的身邊
低下了頭站在他的面前

“我不是來向你要飯
我今天路過黑浪山
你是這山上的漁王
我想借這兒住上幾天”

老人忽然發出一聲大笑
伸手拍一拍陳全的肩膀
理了一理亂茸茸的鬍子
他說話的聲音非常響亮

“今年海潮倒錯了方向
連小黃魚也洩到了大洋
好吧，我可以讓你留下
你長得比犍牛還精壯

一清早，我看見一隻小船

船帆被海風撕成了碎片
出海人遇到風險是常事
人活着就算海龍王留情面

回頭你下去到海邊
把你的破船拉上來
擱在沙灘上晒一晒
晒乾了可以當劈柴”

陳全一聽漁王的話
心裏好像烈火在燒
“你說話不要太欺人
明天我就把船修好”

漁王一聽哈哈大笑
“你的船修好你就走
你要留下也可以留
只是黑浪山地頭薄……”

說到這兒他忽然停下
站起來看看海上的風浪

伸手指着下面的大海
有幾塊碎木片正在漂盪

陳全一看那正是他的船
一片一片浮在大海中央
他忍不住就垂下了頭
一顆眼淚落在他的手上

漁王偷偷看了一眼
說話的聲音變得溫和
“黑淚山雖然地頭薄
加上你一個也不算多

看你身上穿的破龍褲
少不了有三代在海上
明天你到大捕船上去
那兒有你用的捕魚網”

四

第二天太陽還沒有上昇
就聽見海螺催人的聲音

幾十個漁夫連跑帶喘
像一羣繇羊湧向大捕船

那漁王站在船頭上面
旁邊是他的兩個跟班
跟班拿着鞭大叫大喊
下面漁夫們忙作一團

那大船好像不願離開岸
使盡了力它才轉了一轉
那鐵錨攀住了水底的岩石
流盡了汗才把它拉上了船

搖櫓的搖櫓
搬槳的搬槳
船上人在裏
船下水在響

天邊昇起了朝霞
船上扯起了布帆
後面由晨風推送

前面是大海——一望無邊

誰知道天有多麼高
誰知道海有多麼寬
船頭好像龍化水
船尾好像白布堆……

從此雨打風吹太陽晒
十天半個月也不同還
晚上聽海風在遠方呼嘯
好像聽見了親人的叫喚

天上的星星在轉動
打魚的人不能睡眠
種田的人一年三百六十天
打魚的人一年七百二十天

當海上突然起了風暴
漁夫的臉都變了模樣
大家忙着把布帆收起
有時連桅桿也要砍斷